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 
第二冊 卷二 尚書

群書治要  
譯注



中國書局

(唐)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 
《群書治要》學習小組 譯注

# 群書治要譯注

第二冊

尚卷

書二

中國書局

# 群書治要卷二

## 尚書

【題解】《尚書》亦稱《書》《書經》，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宮廷文獻，儒家的重要經典。唐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云：「道本衝寂，非有名言。既形以道生，物由名舉，則凡諸經史，因物立名。物有本形，形從事著。聖賢闡教，事顯於言，言愜群心，書而示法。既書有法，因號曰『書』。後人見其久遠，自於上世。『尚』者，上也。言此上代以來之書，故曰『尚書』。」意思是說，尚書是古代的聖賢爲了闡明天地自然的根本大道，弘揚大道，而採用文字傳法的形式，專門爲後世之人留下的一部關於立身處世、齊家治國平天下根本道理的著作。因爲年代極其久遠，源自上古，所以後人稱之爲「尚書」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上說：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則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尚書》。」《尚書》主要記錄了虞夏商周各代部分帝王與大臣們的言行。其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獨特的「天命觀」，認爲天命是由人心決定的，上天對任何人都沒有偏愛，誰擁有德行，上天就會站在誰的一邊（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；民心無常，惟惠是懷」，

「鬼神無常享，享於克誠」。所以聖王擁有天下，必定以愛民、「養民」為自己的天職（「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」）。君王愛護人民，要象愛護自己初生的嬰兒一樣，天下纔能安樂和順，臻於大治（「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」）。否則，為政者失去了德行，就會失去「天命」，自取滅亡（「惟上帝弗常。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」，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」）。并針對統治者在順境中容易滋生貪圖享樂思想的現象，一針見血地指出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雕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或弗亡」。

《尚書》的要旨，一是明仁君治民之道，二是明賢臣事君之道。

為君之道，首在正身，次在任賢。「正身」就是要孝親敬老，和睦親族（「奉先思孝，接下思恭」，「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」），端身正意（「慎厥身修思永」，「欽明文思安安」），遠離各種欲望的誘惑（「敬戒無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於逸，罔淫於樂」，「無康好逸豫」），為天下百姓做出一個好的榜樣（「爾惟風，下民惟草」）。「任賢」有三重含義，一是以賢臣為師，虛心聽從賢臣的教導和勸諫，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歸於正道（「若金，用汝作礪；若濟巨川，用汝作舟楫；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啓乃心，沃朕心……以匡乃辟」）；二是在治國上充分調動賢臣（「庶言庶獄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」），自己祇負責尋求和任用賢才（「在知人」），就可令政治清明，百廢俱興（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」），而不必親自干預政事（「罔敢知於茲」），否則反而會令群臣懈怠而萬事不

舉（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」）；三是親近賢者，遠離奸佞小人，連身邊的侍從僕役，都要選擇能够時時鑒督并指出君王過失的忠貞之士，（「任官惟賢材，左右惟其人」，「懋乃后德，交修弗逮」）而絕不允許有阿諛奉承、巧言令色之人在自己的身邊出現（「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，其惟吉士」，「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」），以防受其迷惑而生出傲慢懈怠之心。

爲臣之道，首在正君，次在安民。「正君」就是作爲君王的輔佐，要能及時糾正君王的過失（「繩愆糾謬，格其非心」），上正則下化（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」）。「安民」則包括教民（「慎徽五典」）和「養民」（「六府三事」）兩個方面。教民以身教爲主，重在感化（「爾身克正，罔敢弗正。民心罔中，惟爾之中」），祇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纔對於極少數頑固不化之人，以刑罰作爲教育的補充（「明於五刑，以弼五教」）。使用刑罰的根本目的不是爲了懲治罪犯，而是爲了天下不再有人去犯罪受刑（「刑期於無刑，民協於中」，「辟以止辟，乃辟」）。「養民」就是以愛民利民爲唯一目的，在不損害他人和大衆利益、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（「正德」），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（「利用」），使人民的物質生活獲得充分地保障（「厚生」）。

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（《論語》）。君正臣賢，萬民自化。不管到任何時候，不管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，祇要是賢人在位，人民自然就會受到教化。民安

則國泰，不僅人民安居樂業，而且愛敬天地萬物，自然風調雨順，澤被千秋，而無遺患於後世。德風所至，萬國來歸，這是大治之道（「德惟治」）。一旦政府的官位不幸被一些缺乏德行的自以為是的「能人」所占據，社會問題就會層出不窮，這是大亂之道（「否德亂」）。

這就是中國古聖先賢留給我們的啓示：人存則政舉，人亡則政息。一切都是以「人」為本。縱然制度不够完善，祇要有聖賢人在位，都能够逐步趨於完善，進而造福人民（「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，百僚師師，百工惟時，庶績其疑」）。相反，縱然社會制度再好，如果不能任人唯賢，一旦惡人當道，再好的制度也會變味，人民同樣遭殃，國家同樣要陷於危亡（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。民弃弗保，天降之咎」）。所以說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（《禮記》），為政者永遠要把人民的教化擺在首位！

魏徵對《尚書》有著十分透徹的研究。他在編撰《群書治要》時，從《尚書》中的《虞書》《夏書》《商書》《周書》各章內經過「剪截淫放」（錄其大要并節錄了孔安國的注解）節錄三十四篇段，內容涵蓋修德、任賢、教民、擇人、民生、刑罰等諸多方面，對執政者治理天下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。其中很多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千古名言，如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」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」「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」等等。

貞觀十三年五月，久旱不雨，唐太宗詔令五品以上官員，均要上奏疏。魏徵的《十漸不克終疏》就是這年五月的應詔之作。他在疏文中引用《尚書》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，爲人上者，奈何不敬」的古訓，針對太宗「百姓無事則驕逸，勞役則易使」的錯誤思想，批評太宗說：「自古以來，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，何有逆畏其驕逸，而故欲勞役者哉？」太宗讀後，「深加獎嘆」，爲了「反覆尋研，朝夕瞻仰」，又把這篇奏疏陳列在皇宮的屏障上，以示「聞過能改」。

唐太宗、魏徵君臣之間的這些言論和對話，足以證明《尚書》在當時已經成爲唐朝治國安邦的重要指南。

【作者簡介】《尚書》相傳經先聖孔子親自編訂而成。魏徵等人節錄《尚書》同時節錄了孔安國的注。

孔安國，西漢魯人，字子國，孔子十一代孫。西漢經學家。約漢景帝元年，至昭帝末年間在世，受《詩》於申公，受《尚書》於伏生。武帝時，官諫大夫，臨淮太守。武帝末，魯共王壞孔府舊宅，於壁中得《古文尚書》《禮記》《論語》及《孝經》，皆科門文字，當時人都不識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又奉詔作書傳，定爲五十八篇，謂之《古文尚書》，又著《古文孝經傳》《論語訓解》。

歷來注釋和研究《尚書》的著作很多，影響較大的有唐孔穎達的《尚書正義》，宋蔡沈的《書集傳》，清孫星衍的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等。



【原文】昔在帝堯①。聰明文思②。光宅③天下。言聖德之遠著。作堯典④。典者常也。言可爲百代常行之道。

【注釋】①堯：我國古代帝王，五帝之一。名叫放勳，堯是他的謚號。帝嚳在位七十年崩，傳位給兒子摯。堯十三歲輔佐摯，封於陶地，十五歲改封於唐地，所以堯號曰陶唐氏。十八歲，堯代摯爲天子。《史記》言堯帝「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，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」，「能明馴德，以親九族。九族既睦，便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合和萬國」。說堯帝的仁德如天，智慧如神。接近他，就像太陽一樣溫暖；仰望他，就像雲彩一般燦爛。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，使同族九代的人都能相親相愛。同族的人既已和睦，又去考察百官。百官政績昭著，各方諸侯邦國都能和睦相處。②聰明文思：聰明，《孔疏》，「聽遠爲聰，見微爲明」，「以耳目之聞見，喻聖人之智慧，兼知天下之事」。文，鄭玄、馬融都認爲「經緯天地謂之文」，這裏是治理天下的意思。思，鄭玄說：「慮事通敏謂之思。」意思是果斷，有計謀。③宅：擁有，充滿。④堯典：《尚書》篇目之一，記載了唐堯虞舜的功德、言行，是研究上古帝王堯舜的重要資料。

【譯文】昔日唐堯稱帝之時，以其聰敏賢明經緯天地，謀劃衆物，德光普照天下（謂古聖先賢的德化對當時及後世的深遠影響）。史官根據這些寫作了《堯典》（典，是「常」的意思。可以作爲

子孫後代長久遵循的準則，纔稱之爲「典」。

【原文】曰若稽古①帝堯。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。帝堯也。曰放勳。欽明文思安

安②。勳。功也。言堯放上世之功化。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。安天下之當安者也。允③恭④

克⑤讓⑥。光被⑦四表⑧。格⑨於上下。既有四德。又信恭能讓。故其名聞充溢四外⑩。

至於天地也。克明俊德⑪。以親九族⑫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。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。九

族既睦。平⑬章⑭百姓。百姓百官。百姓⑮昭明。協和萬邦⑯。黎⑰民於⑱變時⑲

雍⑳。時。是也。雍。和也。言天下衆人。皆變化從上。是以風俗大和也。

【注釋】①曰若稽古：曰若，發語辭，又寫作越若、粵若，常用在追叙往事的開端。若，《尚

書正義》解釋爲「順」。稽，考察。②欽明文思安安：欽，處事敬慎并且節約用度。欽明文思，

馬融云，「威儀表備謂之欽，照臨四方謂之明，經緯天地謂之文，道德純備謂之思」。安安，安

所當安。③允：的確。《說文》，允，信也。④恭：恭謹。鄭玄說：不懈於位曰恭。⑤克：能够。

⑥讓：讓賢。鄭玄說：推賢尚善曰讓。⑦被：覆蓋。⑧四表：四方以外的地方。⑨格：到達。《孔

傳》：格，至也。⑩四外：即「四表」，指四方以外之地。⑪俊德：鄭玄云：「『俊德』，賢才兼

人者。」俊，才智超過一般人。⑫九族：《孔疏》：上至高祖，下及玄孫，是爲九族。即高祖、曾

祖、祖、父、自己、子、孫、曾孫、玄孫。⑬平：分辨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作「便」，《史記索隱》作「辨」，《後漢書·劉愷傳》引作「辨」，鄭玄注：「辨，別也。」⑭章：彰明。⑮百姓：即百官。《孔疏》：「百姓謂百官族姓。」⑯萬邦：衆氏族。⑰黎：衆。⑱於：《尚書核詁》引高晉生說，「於」相當「以」。⑲時：同「是」。此，這。⑳雍：和睦。

【譯文】用心查考往事，凡事都遵循古人的常道，這個人就是堯帝（這是說能够用心地查考并遵循古道而行的人，莫過於堯帝啊）。堯帝以「放勳」爲名。以欽、明、文、思四德來安定天下（勳，是「功績」的意思。謂堯效法前代聖王治理天下的經驗，而以「敬、明、文、思」這四種德行教化人民，使天下得以安定）。他誠信、恭謹、克己、禮讓，德光澤被天下，成爲上下之楷模（具備了這四種德行，又能够誠實守信、謙恭禮讓，所以他的德名被傳播到四方以外，直至布滿於天地之間）。他能弘揚美德、以親睦九族（就是任用有德能的賢達之士，使上至高祖，下至玄孫的族人都和睦親愛）；九族親睦之後，又爲百官賜授姓氏、區別宗族（百姓，即百官）。這一百個官位都用來讓那些賢明之士得到任用，從而使四方各國協調和順，黎民隨之也變得友好和睦（時，如此的意思。雍，和的意思。這是說天下百姓因爲受到百官德行的感召自上而下地發生變化，所以民風民俗出現了十分和諧的局面）。

【原文】虞舜①側微②。堯聞之聰明。側。側陋。微。微賤。將使嗣位③。歷試諸難。歷試之以難事。慎徽④五典⑤。五典克⑥從⑦。五典。五常之教也。謂父義。母慈。兄友。弟恭。子孝。舜舉八元⑧。使布五教于四方。五教能從。無違命也。納⑨於百揆⑩。百揆時叙⑪。揆。度也。舜舉八凱⑫以度百事。百事時叙也。賓⑬於四門。四門穆穆⑭。賓。迎也。四門。官四門也。舜流四凶⑮族。諸侯來朝者。舜賓迎之。皆有美德。無凶人也。納於大麓⑯。烈風雷雨弗迷。納舜於尊顯之官。使大錄萬機之政。於是陰陽清和。烈風雷雨。各以期應⑰。不有迷錯愆伏⑱。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。

【注釋】①舜：名重華，以受堯的「禪讓」而稱帝於天下，其國號為「有虞」，故號為「有虞氏帝舜」。帝舜、大舜、虞帝舜、舜帝皆虞舜之帝王號，故後世以舜簡稱之。②側微：側身於寒微之境。③嗣位：繼承君位。④徽：美，善。⑤五典：五種常教。《蔡沈集傳》：「五典，五常也。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是也。」⑥克：能够。⑦從：順從。⑧八元：高辛氏有八個才子，稱「八元」。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：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：伯奮、仲堪、叔獻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宣慈惠和，天下之民，謂之『八元』。」⑨納：入。⑩百揆：揆度庶事的官，猶言百官。⑪時叙：承順。⑫八凱：古代高陽氏的八個才子，稱「八凱」。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：「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：蒼舒、隤數、檮戡、大臨、龍降、庭堅、仲容、

叔達，齊聖廣淵，明允篤誠，天下之民，謂之『八凱』。」<sup>⑬</sup>賓：迎接賓客。<sup>⑭</sup>穆穆：容儀敬謹。<sup>⑮</sup>四凶：指堯舜時代四個凶猛惡的部族首領，即窮奇（共工）、渾敦（歡兜）、饕餮（三苗）、檮杌（鯀）。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：「舜臣堯，賓於四門，流四凶族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以爲天子，以其舉十六相，去四凶也。」<sup>⑯</sup>大麓：猶總領，謂領錄天子之事。孔傳：「麓，錄也。」<sup>⑰</sup>期：定時。以期應：順應節令，應時發生。<sup>⑱</sup>愆伏：愆，過失。伏，隱藏。此處指隱患。

【譯文】虞舜出身微賤，隱匿於民間（側，是側陋的意思。微，是微賤的意思）。堯帝聽說他聰敏賢明，打算讓他繼承自己的帝位，（爲了考察他的德能就）屢以各種難事相試（多次找一些難辦的事來考驗他）。讓他用心地去傳布「五典」，以美德教化百姓，結果百姓都能接受順從（五典，指的是五種關於倫常的教育，即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舜從高辛氏的後人中選出八位賢能的人（世稱「八元」），令他們傳布五倫之教於四方，結果這五種教義都能够被大眾順利地接受，沒有人違背它）；讓他攝理百官事務，他把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（揆，是揣度的意思。舜從高陽氏的後人選出八位賢能的人（世稱「八凱」）幫助處理百官事務，結果事事都處理得有條有理）；讓他在宮庭四門迎接前來朝見的賓客，四門都禮儀整肅，沒有絲毫差錯（賓，是迎接賓客的意思。四門，指宮庭四面的門戶。舜處置了四

凶及其族人，將他們流放到邊遠之地。諸侯有來朝拜的，舜都以賓客之禮來迎接，處處體現出優美的德行，國中再也沒有肆意作惡的人了；讓他統領治理政務，其德能感順天地之心，暴風雷雨也不再肆意逞凶了（讓舜擔任地位顯要的職務，令他總攬一切政務，則天地間陰陽二氣清澈沖和，烈風雷雨，皆隨時令而作，不再錯亂生災，這些都足以證明舜的德行已與天地之心合而為一）。

【原文】正月上日①。受終②於文祖③。堯天祿永終。舜受之也。文祖。是五廟之大名也。五載一巡狩④。群后⑤四朝⑥。

【注釋】①上日：善日，吉日。②終：指堯終帝位之事。③文祖：堯太祖的宗廟，古時政事在宗廟舉行。④巡狩：古時稱天子出行，視察邦國州郡為「巡狩」。⑤后：上古稱君主為后，此處指各地諸侯。⑥四朝：舜帝巡狩各地之時，諸侯按所在方位，分別在四岳朝見。

【譯文】正月的一個吉日，舜在堯的太廟接受了禪讓（堯帝完成了上天賦予他的使命，由舜帝來繼承他。文祖，是五廟的名稱）。每五年對各諸侯國巡視一次，四方諸侯分別在四岳朝見，以示其忠正。

【原文】敷<sup>①</sup>奏<sup>②</sup>以言。明試<sup>③</sup>以功。車服以庸<sup>④</sup>。敷奏。猶遍進也。諸侯每見。皆以次序遍進而問焉。以觀其才。既則效試其居國爲政。以著其功。賜之車服。以旌<sup>⑤</sup>其所任用也。象以典刑<sup>⑥</sup>。典。常也。象用之者。謂上刑赭衣<sup>⑦</sup>不純。中刑雜履。下刑墨幪，以居州里。而民耻之。而反於禮。流<sup>⑧</sup>宥<sup>⑨</sup>五刑<sup>⑩</sup>。流。放也。宥。三宥<sup>⑪</sup>也。言所流宥。皆犯五刑之罪也。眚<sup>⑫</sup>灾肆<sup>⑬</sup>赦<sup>⑭</sup>。眚。過也。灾。害也。肆。失也。言罪過誤失。以爲當赦之也。怙<sup>⑮</sup>終賊刑。怙。謂怙赦宥而爲者也。終爲殘賊<sup>⑯</sup>。當刑之也。

【注釋】①敷：普遍。②奏：古代臣子對君王陳述意見或說明事情。③試：考核。④庸：本義爲用，需要。此處作酬勞解。⑤旌：表彰。⑥典刑：常見的過失或犯罪。⑦赭衣：古代囚衣。因以赤土染成赭色，故稱。赭，音者。⑧流：流放。⑨宥：寬恕。⑩五刑：五種重罪。⑪三宥：指根據不同情況，酌情予以從寬處理或免於懲罰。⑫眚：音審，本義爲眼睛生翳。⑬肆：放縱；此處皆指過失。⑭赦：赦免。⑮怙：依靠，有所倚仗。⑯殘賊：指凶殘暴虐的人。

【譯文】舜讓他們依次進言，公正地評價他們的政績，賞賜車馬衣物，以示表彰（敷奏，是普遍進言的意思。諸侯每次朝拜，舜帝都會安排他們依次見面，並和他們逐一交談，從中觀察他們的才幹。接著將一些重要的政事安排他們去擔當，使他們的才幹在實踐中得到驗證，爲

國家建功立業。然後再賜給他們車馬衣服作爲酬勞，以表彰其功績；明確告訴他們掌管刑罰的原則（典，經常的意思。象徵性地運用刑罰，指的是對犯有嚴重罪過者令其穿上顏色深淺不同的赭色衣服，中等過失的人令其穿顏色不同的鞋子，輕微過失的人穿灰黑色的衣服，讓他們居住在大衆中間，讓大衆都知道這是羞耻的事，使大家都回歸到禮的行爲準則上來）；對犯有法律規定的五類罪行者，予以流放，或適時寬赦（流，放逐的意思。宥，視其情節，分三種情況予以寬減或免於處罰。這裏說的是不管是流放還是寬宥，其對象都是指觸犯了法律規定的五種罪行的人）；人有過錯，或不慎對別人造成了傷害，或行爲放縱不夠檢點，皆可酌情赦免（眚，指過錯；灾，指傷害；肆，指過失。謂這些罪過誤失，都是可以寬恕和赦免的）；對於有所倚仗而不思悔改者，終必處以極刑（怙，指的是倚仗可以得到赦免而故意胡作非爲的人。這些人終究會發展成爲凶殘暴虐的惡人，必須予以嚴懲）。

【原文】流共工①於幽洲②。共工。窮奇也。幽洲。北裔③也。放歡兜④於崇山⑤。歡

兜。渾敦。崇山。南裔也。竄三苗⑥於三危⑦。三苗。國名也。縉雲氏⑦之後。爲諸侯。號饕

餮⑧也。三危⑨。西裔也。殛⑩鯀⑪於羽山⑫。鯀。禱杌⑬也。殛。誅也。羽山。東裔也。

四罪⑭而天下咸服。美舜之行。故本其徵用⑮之功也。



【注釋】①共工：堯的大臣，與歡兜、三苗、鯀并稱「四凶」。②幽洲：亦作「幽州」。古九州之一。③裔：邊，邊遠的地方。④歡兜：人名，堯時佞臣，「四凶」之一。⑤崇山：地名。⑥三苗：古族名。又叫「苗民」、「有苗」。⑦縉雲氏：一個古老氏族。《集解》引賈逵曰：「縉雲氏，姜姓也，炎帝之苗裔。」亦有解爲雲姓始祖，又有說黃帝號「縉雲氏」。⑧饕餮：音洵貼（四聲）。傳說中一種貪殘的怪物。三苗以「饕餮」爲號，足見其不善。⑨三危：地名。⑩殛：放逐。⑪鯀：姓姬，字熙。黃帝的後代，大禹之父，曾奉命治水失敗。⑫羽山：地名。⑬檮杌：音桃物。古代傳說中的惡兽。⑭四罪：四次對惡人定罪并加以懲處。⑮徵用：指對刑罰適當運用。徵，用武力制裁，討伐。

【譯文】舜將共工流放到幽州（共工又名「窮奇」。幽洲在北方邊遠的地方），將歡兜發配到崇山（歡兜又名「渾敦」。崇山在南方邊遠的地方），將三苗驅逐到三危（三苗是國名。縉雲氏的後代，是當時的諸侯，號稱「饕餮」。三危在西方邊遠的地方），將鯀放逐到羽山（鯀又名「檮杌」。殛，誅責的意思。羽山在東方邊遠地方）。這四個罪人得到應有的懲處，天下人都心悅誠服（這裏爲光顯舜帝的善行，所以引用了他當年適當運用刑罰治理國家的事迹作爲證明）。